

一个“巨无霸”大区的蝶变之路

深圳宝安区通过“六定三下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变革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新华社记者周科、王晓丹

在一代代打工者的记忆中，旧工厂、城中村、黑臭水、治安差曾一度成为深圳宝安区的“代名词”。

如今，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说，宝安区变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外部面貌，更深入到城市肌理。

两年多来，管理人口565万、外来人口超九成的“巨无霸”大区宝安，通过“六定三下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变革，实现每平方公里65人实时管理和服务。昔日杂乱的“二线关”，正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家园。

为民服务着眼细处

宝安区新桥街道一条不足2公里长的万丰中路，分布着志愿服务U站、热心商户等11个党群服务点。这里商铺林立、人潮涌动，却不见垃圾着地、单车乱停乱放。“累了有爱心座椅歇歇脚，渴了喝一杯免费凉茶。”路过的老人说。

记者看到，志愿服务U站还提供血压测量、打字复印等14项便民服务项目，热心商户

本报记者王俊禄

小村清廉指数「垫底」之后

12月的浙江台州路桥区蓬街镇东村，因格桑花的开放显得特别美丽。成片的花儿在风中摇曳，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

而在半年前，该村却是另一幅景象：垃圾桶发臭没人清理，河道淤泥堵塞，村民怨声载道。村主任、村委会主任先后因纪律问题被党纪处分。

美丽乡村就要从清廉村居建设抓起！村班子痛定思痛，从自身作风改起、班子战斗力抓起。村居干部带头干，疏河道、改水质、种花卉。半年后，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景象。

在路桥，这样的村居并不少见。峰江的金属拆解园蜕变成花木城，新桥的金田布满了金灿灿的向日葵、螺洋的水滨村芦苇在湖中飘荡……美丽乡村越来越多，而清廉正是这幅美丽画卷的底色。

近年来，路桥以清廉村居为抓手，紧盯村务工工程，整治基层微腐败，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向基层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开刀，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其中，“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清爽、民风清朗”是清廉村居建设的总目标。

不久前，新桥镇十甲陈村文化礼堂里，正召开一场清廉文化盛会。村里的男女老少围坐一团，听一听清廉故事，晒一晒清廉导图，亮一亮清廉家风，活动形式丰富多彩。

但互动最激烈、村民最关注的，还是清廉指数发布会。

去年，这个村就因村务资金管理混乱、违规向企业收取赞助费等问题，被评为清廉C类（最差）村居，村主职干部及村委会主任均被党纪处分。该镇依据问题导向，从村（社区）的小微权力着手，对重大事项决策、项目建设、村级财务管理等方面，逐一列出8个大项25条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职责权限，扎紧了村级干部的“紧箍咒”，也给群众服了一颗“定心丸”。

今年，村里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村的环湖路就是书记带头搞起来的。资金款项公开的明明白白。”村民对村干部纷纷点赞。今年该村在近期的清廉村居测评中，被评为A类村居。

村里的钱怎么花，村干部做事是否公正，是村民心中最关心的问题。中午时分，许多村民在桐屿街道春泽社区的广场晒着暖阳，大家聚集在一个“官宣”神器前，讨论村务。

原来，该村将一个废弃的集装箱改造成为LED显示屏。“有了这个‘官宣’神器，老百姓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村里事，少了猜测，止了谣言。村干部管理更加规范，老百姓对村务工作配合度越来越高。”社区党委委员郑福林由衷感叹。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蓬街镇小伍份村，村民只要拿着手机刷一刷，就能看到村里的每一笔支出情况。为了改变农村“三务”公开地点固定、纸质材料易损坏等问题，蓬街镇推出了“指尖村务”，把群众请进来，让阳光洒进来。

“我们村里各项收入多，支出也多，老百姓对村里的财务也很关心。现在有了这个公众号，每月都会推送村里的财务报表和工作动态，老百姓看了放心，我们当干部的也就安心。”小伍份村村委会主任罗邦清说。

以文化人、静水流深。路桥街道石浜村的清正楼道、新路村的清风联楹、古街社区的清风书画室，是村民常去休闲的场所。路桥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全区将清廉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建立廉园23个、廉廊42个、廉墙50个、廉亭18个，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参与采写：童昕）

中的党群服务点免费为市民提供雨伞借用、手机充电、开放厕所等至少7项标准服务。

便民的微服务不止这些。新桥街道还创新开发了党建信息平台，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实行“群众下单、党组织把关、党员认领”的服务机制，通过“党建+360°”平台将居民微心愿变成一个个真正实施的项目。2019年，该街道完成服务项目346个，服务5.08万人次。

如今，类似新桥街道的社区治理创新在宝安全区铺展开来。“街道整洁了，邻里和谐了，周末社区组织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这两个月来，家住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的刘先生逢人便夸赞社区的变化。

牵住社区党委这个“牛鼻子”

作为全国都排得上号的“经济大区”“产业大区”“人口大区”，宝安区下辖社区124个，管理人口达565万，非户籍人口就占到92.5%。

“外来人口多、流动快，人口比例严重倒挂，导致管理服务的体量、难度加大，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等问题日益凸显。”宝安区委组织部部长姚刚说，尤其是2016年社区“政经分离”后，股份合作公司从原来的“四合一”社区管理体制中剥离，社区党委没有相应的资源和足够的力量统筹开展基层治理工作，呈现出偏弱偏软的问题。

2017年10月开始，宝安区将“以党建引领的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作为区委一号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经过3个月调研、3个月试点、2个月梳理，成功探索出“六定三下沉”的基层治理方法。

“同一班人马干着同样的活儿，前后效果却大不一样。”万丰社区党委书记王少雄说，宝安区通过定位、定责、定岗、定员、定费、定薪“六定”制度，把社区党委这个“现实中的短板”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突出做实做强，理顺了区、街道、社区三级之间的权责关系。

今年7月，新安街道兴东社区一家企业出现劳资纠纷，社区党委发现苗头后直接调遣劳动办司法人员、驻点律师等密切沟通，短短几天解决了员工诉求。“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向上级层层汇报才能采取措施，等到处理决定下来，可能事情就闹大了，而且还不一定有回音。”兴东社区党委书记张燕涛说。

强队伍夯实责任到底到边

记者采访发现，通过“六定”制度刚性保障社区党委在社区的领导地位后，再通过“三下沉”推动资源、管理、服务落到社区，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构建了以社区党委为核心、街道社区同向发力、社会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自去年从宝安区市场监管局松岗所下

沉到松岗街道碧头社区后，我跟一线人员同吃同住同干活，发现工作开展得更为顺畅，不少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一线。”工作了7年的许伟说。

在强队伍方面，宝安区根据社区人口、面积、工业企业数等指标，核定全区社区专职工作者总额5801名。同时，该区还将巡查、整治、治安、治安消防以及环保、交通、交警、市场监督8支队伍8878人下沉到社区，把区、街道职能部门以及驻区的工作力量全部压到基层，压到一线，压到现场，与社区专职工作者“捆绑作业、搭班干活”，由社区党委直接调动指挥，实现每平方公里63人实时管理和服务。经费方面，在不增加社区经费总盘子的前提下，宝安区将过去分散在各职能部门“戴帽”下达的经费进行整合，打包给社区党委统筹使用，提高财政自主权限。

“社区党委不用到处‘化缘’，而是把精力主要放在思考如何把钱用到刀刃上，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宝安区委书记姚锐说，通过资源下沉，使社区党委有人有权有钱；通过管理下沉，让听到炮声的人指挥战斗；通过服务下沉，让老百姓感受到实惠。据统计，自这项改革实施以来，宝安全区到省、市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同比下降16.7%、57.6%，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3.6%。

新华社深圳12月26日电

扔掉桶桶罐罐，告别『买水烧饭』

新华社杭州12月26日电（记者唐弢）72岁的赵雪珍在杭州市下城区老房地社区朝晖四区63幢住了27年了。从今年8月开始，她改掉了27年来每天买矿泉水的习惯。

“这幢房子建于20世纪80年代，共9层84户，用的是水箱供水，水量很小。我家到处是桶桶罐罐，都是用来存水的。”赵雪珍说，到了每天下午四点，水龙头放出来的水就像一根线一样，停水是常事。

更让居民烦恼的是，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和维护，小区供水管网、加压泵站等设施设备锈蚀严重，水管内壁和水管已经老化。“自来水常常是浅黄色的，里面还掺杂着细碎的铜锈。”为了健康，大多数居民只得买矿泉水烧饭。

优质的公共饮用水产品，应当是一座城市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杭州城区的一些老旧小区住宅已经‘二三十岁’了，供水不稳定、水质污染等问题常常发生。个别小区每年因漏水损失的水费和管网维修费用，有数十万元之巨。”杭州市城管局公用中心副主任楼道明对此忧心忡忡。

为此，杭州启动高层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分批对高层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改造。通过申请，老房地社区成为第一批改造的社区之一。

申请改造时，让业主统一意见是最大的难题。“一些业主常年居住在外地，不愿促成改造，还担心改造会破坏装修。”老房地社区党委书记何海霞说，社区发动居民组成了自管小组，小组长上门做工作。

从2018年开始征集民意，到今年8月完工，老房地社区开了15次专题点评会。调取图纸、实地勘测、寻找泵房新址、设计施工方案、分摊费用、监督施工、调解居民矛盾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大家“掰碎了”聊。

一切谈妥后，施工人员顺利进场，开挖路面、铺设水管。施工期间，社区党委还邀请街道监察办的社区廉情监督员，对63幢二次供水改造的施工、质量、验收等重点环节进行监督。

“改造后水流稳定了不少。”赵雪珍老人再也不用去买了，她把家里放了二十多年的桶桶罐罐都扔了。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给居民带来的欣喜，不仅是保证水量和水质。改造后，居民家庭可以享受阶梯式水价，不再分摊小区内部管网漏损损失，每年可大大减少水费支出。

解决“最后一公里”水质问题，大大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2020年，杭州还计划完成100个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涉及居民家庭5.5万余户，新增惠及人口近21万。

“代表在倾听”

基层人大代表履职记



▲北京市丰台区人大常委会东高地工委在万源南里社区召开第三选区代表见面会（10月30日摄）。新华社发

红说：“多亏代表们帮我们反映，以后有事就找人大代表。”

畅通民意反映渠道，确保代表履职尽责，东高地街道的实践是丰台区“代表在倾听”活动的一个缩影。在本次“代表在倾听”主题实践活动中，共有515名区、乡镇人大代表深入151个选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召开选民见面会171场，近4000名居民代表参加。人大代表们就环境治理、小区管理和交通秩序等问题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共征集意见建议1195条。经过“吹哨报到”协调、分级分类推动，截至目前，已解决问题310件。

“我们的人大代表很受群众欢迎。”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刘藏生说，“代表在倾听”活动让人大代表从“会议代表”变为“履职代表”，从分散式倾听改进为集中倾听，使代表的督办力度更大，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

刘藏生说，接下来丰台区将把“代表在倾听”活动作为代表密切联系选区居民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长效联系机制。同时将“代表在倾听”活动作为代表履职评价的重要内容，完善代表“家”“站”建设办法等一整套制度，促进人大代表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

已任职3届的丰台区人大代表胡晋华说，在多年联系群众、为民奔走的过程中，她逐渐感受到人大代表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愈发珍惜肩上的责任。“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只有群众满意，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榆林毁林建光伏电站：还有哪些疑团待解

（上接1版）

疑点二：承包土地是否合规？

在毁林事件中，很多村民质疑华益公司承包土地的过程不合规。

据村民说，今年，伊当湾村二组村民马海军在家中招呼原西庄村民，选自己为小组长，并开始行使组长之权。他召集部分村民，联合华益公司向每户发放1万元，“一手发钱一手签字按印”。最终，他以伊当湾村（西二组）“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华益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记者拿到的一份“土地承包合同”显示，华益公司与马海军于今年4月8日签订了承包合同。双方同意承包按30年计算，承包金包含土地承包费和所有附着物补偿款全部在内，每亩3100元，总亩数3000亩，合计总承包价930万元，平均103元/亩。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土地要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很多村民表示，并没见过马海军签订的这份“承包合同”。

此外，村民认为，马海军不能代表小组村民的全体意志。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历史原因，伊当湾村二组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共有90多户约500口人的村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曾被分为东庄和西庄，之后又合并为一个组。按照目前的行政区划，伊当湾村二组组长只有一人，是殷文成而不是马

海军。伊当湾村委会于11月24日专门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二组组长村委会只认一个，为殷文成。证明下方有村委会成员和村民等115人的签名和手印。

那么，华益公司和华能集团是什么关系呢？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21日在官网发布“说明”称，靖边光伏电站项目采取EPC工程总承包模式，经公开招标选定建设方，华益与华能系统无关联关系。

一份今年6月签订的《华能陕西靖边电力有限公司东坑伊当湾100MW光伏发电项目土地租赁合同》显示，华能靖边公司从华益公司租用的土地为3150亩，租期20年，期满后免费使用该土地5年，实际年限为25年。租金为450元/亩/年，总金额2835万元。

华能集团为何不直接向村民承包土地，而采取从华益公司转租的方式呢？天眼查信息显示，华益公司成立于2019年1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高宇，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由高荣荣、高宇两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持股52%和48%。村民告诉记者，高宇是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人。

记者多次联系华益公司法人高宇采访，但手机一直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没得到回复。

疑点三：项目用地是否为林地？

伊当湾光伏项目施工毁林的行为，引发当地村民对项目用地是否合法的质疑。

《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

2020年）》规定，通过严格林地用途管制，严厉打击毁林开垦和违法占用林地等措施，防止林地退化，减少林地逆转流失数量。

那么，项目用地是否为林地呢？2017年5月10日，靖边县国土资源局（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的文件显示，伊当湾光伏项目用地约3290亩，总投资7.8亿元。其中建设用地9.41亩，未利用地3280亩。靖边县常务副县长孟春伟告诉记者，建设用地已于2019年10月18日报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审批。

靖边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表示，依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国土管理部门认为该地块为未利用地。林业局负责人称，目前该地块的性质为牧草地。牧草地属于非林地，不归林业部门管。

但是村民不理解，他们种了20多年杨树和松树，将荒漠变成了绿洲，怎么就成了未利用地、牧草地了？

记者在靖边县林业局林保数据库调出2013年的数据，查询发现，伊当湾光伏项目用地标号为0172，属于宜林沙荒地，也就是宜林地，从大类看即为林地。这意味着，该地的性质在几年间悄然发生了变更。

有专家指出，一般而言，土地用途变更需要严格的审批，尤其是近3000亩林地变更更为非林地是不小的数字，变更应该不容易。

一位林业系统负责人告诉记者，各级林业部门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林地变更，通常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但是，把本是林地的区域变更为非林地，明显会对土地上种植的树木保护产生不利，其变更原因令人费解。

新华社西安12月26日电

“万管家”管万家

退休的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居民刘永青最近又添了新称呼——“万管家”。每天上午和下午，他都要在小区门口的街面上转一遍，这段600多米的街面上有50多家商户，都是他的“管糖范围”。看见刘永青，有商户开起了玩笑：“万管家又来啦！”

“万管家”，就是“万柏林管家”。名字听着威风，管的事儿也不少：理发店把毛巾架晾在了路边、商店的客人乱停自行车把行人路挡了、绿化带上不知谁扔了一大片杂物……刘永青一会儿进店劝导商户，一会儿出门归置自行车，还惦记着联系环卫人员来清扫杂物。一趟下来